

## 大眼睛

爸爸對我說，世界上十個人有九個人會認為自己是正確的。

剩下的那一個還是會有一點自豪，覺得自己總會有比別人優秀的地方。

「所以優秀的人總是會驕傲，這不是壞事，但是不懂得收斂就會甚麼也不是。」他抱著我說，眼睛看向廚房的媽媽，接著他說他要睡了，要我去找媽媽玩。

「所以你覺得地球是平的這件事是錯覺。」媽媽對著當時幼稚園的我說：「地球是圓的，跟你碗裡的湯圓一樣圓。」

於是我看著我手中的碗，用湯匙壓平了那顆混合白色跟紅色的湯圓，扁扁地像是地球是平扁的。

我用瓷白色的湯匙撈起它，再用剛掉牙的牙齒空洞咬著那顆湯圓，紅白交錯，流水的紋路有點好看，我捨不得吞下去。

但在媽媽瞪大她畫著濃黑眼線的雙眼，嚴厲地令我恐懼，還是把湯圓吞下去了，只不過吞得太急使我不斷咳嗽。

她的眼睛黝黑如墨。

媽媽端了一杯水給我，水喝起來鹹鹹的，杯緣部分是洗碗精的泡沫，我抬頭想告訴媽媽她沒有洗乾淨，卻發現她已經離開廚房，到房間裡了。

那天晚上十點多——也許吧，數字十我還能認得出來。爸爸媽媽又在吵架了，廚房碗盤碎裂的聲音驚醒了在沙發上睡著的我，這才發現我還沒洗澡。

學校的黃色制服衣角還沾著遊樂場的泥巴，不明顯，聞起來卻臭臭的。

這代表我還不能睡覺，我抱著我的長頸鹿娃娃從沙發上爬起來，躡手躡腳地走回我的房間。

學校老師給的小鬧鐘是紅色的，平放在彈簧床邊緣，我跳上床想把它震下去，可是沒有成功，小鬧鐘只是微微搖晃一下。

躺在床上時我伸手把鬧鐘拿起來，用手指撥快它，在嘴裡滴滴嘟嘟發出聲音模仿客廳的報時，誰知道外面傳來了更大聲的吵架與爸爸媽媽互相嘶吼的聲音。

這下實在是嚇壞我了，在心中道歉說道再也不敢玩了。爬到床邊按掉電燈，房間變得很暗，只有爸爸貼在牆上的螢光星星還在發光。而且媽媽說過要省電救北極熊，黑暗中我什麼都看不到，但看到許多黑黑的影子，張牙舞爪地對我笑著。

媽媽的哭聲還有爸爸的罵聲穿越牆壁伴我入眠。

地球是平的，這件事我還沒上幼稚園時就知道了。

因為那條界線就在我的床邊，自從那一天慶祝我終於開始上學我就發現了。

制服還沒穿在身上的時候，媽媽從百貨公司帶回來一隻長頸鹿娃娃，說以後就由它陪伴我長大，而上學這件事雖然只是幼稚園卻還是使大家開心不已。

可是我卻在當天晚上把它弄不見，緊張地在床邊伸手撈著，耗盡了那時候五歲的我所有的耐心，這才意識到我拿不回來它。

## 大眼睛

我偷偷往下看過去，只瞧見一條黑色的縫隙，不像是影子，卻像是電視中邪惡反派令人恐懼的臉。

硬要比喻的話，那條黑色的縫隙像是盤子，正中央有一圈白色的光環，問了老師說那叫做眼睛，它邪惡地吞吃了我的長頸鹿娃娃。

從此我總是害怕向下看，擔憂它餓得太久已不滿足於我的娃娃。

我後來跟媽媽說我的娃娃不見了，不敢說是床底下的大眼睛吃掉它，支吾著說著自己也不信的謊言。於是媽媽雖然不甚愉快，但還是帶我去百貨公司挑了一隻狗娃娃——那時候我害怕所有大眼睛的東西，嬰兒奶粉罐子上的嬰兒我從來不覺得親切，只像是床底下的大眼，隨時準備吃了我。

那時候媽媽從架子上拿下一隻有著黑色眼睛的狗，按著狗的前爪就會發出汪汪的叫聲，身旁的人都說可愛，我在還沒看到它的大眼時也這麼認為，等到我將它調轉了一個方向面向我，才看見它的眼睛卻大得我可以將我自己的眼與之比擬——我尖叫一聲把它丟到地上。

這個舉動把媽媽嚇壞了，也引來旁邊人的側目，竊竊私語與指指點點讓我臉色脹紅，只覺得自己像是蒸籠裡的小籠包，蒸氣噴濺到手噁心不已。店員衝過來撿起娃娃，上頭的潔白的毛已經沾染許多灰塵，吊牌上寫著土口拼成的字。

我不知道該怎麼說這種感覺，媽媽氣急敗壞付了娃娃的錢，粗魯地塞到她特意準備的巨大袋子裡面，牽著我的手離開現場。

我回頭看了商場一眼，地上的水漬還有尿腥味隱約在我的鼻尖揮散不去。

我的褲檔處濕透，尿液滴滴答答沿著布料沾了計程車的椅墊，媽媽一臉不耐煩。

等到了家門口，司機回頭對著媽媽說清潔等詞彙，媽媽扔下一張藍藍的紙頭也不回的走，我自己開車門並試著有禮貌地說謝謝，司機只是看著我，叫我快點回家換衣服。

下車後看見車子外殼是黃色的，這讓我想到我被大眼睛吃掉的長頸鹿娃娃。

我還記得幼稚園的課程中教著簡單的文字，新買的狗娃娃吊牌上寫著簡單的土還有口，某天在奶奶突然來到家裡借住時，她教我唸：「ㄩ一，二聲吉、娃、娃，代表吉祥，希望它保佑我們寶貝平安長大。」

那個時候我已經六歲了，媽媽不曉得為何憤而出走，爸爸也已經好久好久沒有回家了，儘管家裡還有許多糖果餅乾，但是愛吃的餅乾吃得太久也會膩，牛奶在冰箱深處，太重我搬不起來，把冰箱弄得亂七八糟。

奶奶帶著很多食物來家裡，並教我怎麼把拖把擰乾水，自玄關鞋櫃拖到廚房，還用酒精的塑膠罐子擦得到處都是刺鼻的腥味，我後來才知道那是稀釋的漂白水。

因為好久沒吃到熱的東西了，所以我不再反對奶奶的來到，儘管我在以前討厭她來家裡帶的紅色鍊子跟吊牌，她總是硬逼我戴上；也不再撥電話給媽媽，她的助理只會跟我說：「你撥的電話是空號……請查明後再撥……」

## 大眼睛

奶奶在我的脖子上掛上一個紅色殼子的吊飾，立面塞著黃色的符，我問奶奶為什麼我要帶著，它既不漂亮也沉重，走起路來撞到胸口會出現擦傷。

而她不語。

奶奶用她帶過來的白色麵條煮了湯麵，還煎一顆雞蛋給我，我從洗手台蹦蹦跳跳地過來，擦著手想向奶奶詢問爸爸媽媽什麼時候回來？卻發現我的白色盤子印刷上了一雙彩繪的粉色兔子耳朵，而兔子的臉被雞蛋蓋住，雞蛋是半圓形的，就像是大眼睛，蛋黃部分還有血淋淋的紅點在上頭。

我用力把盤子推離我的視線，管它哐當一聲在地上碎成多片。

像是眼睛，那個紅點到現在還是在我的心裡彰顯自己的存在。

奶奶錯愕但沒有責罵我，只是踏著她蹣跚的步伐蹲下整理，倒是我自己感到羞愧，主動拿起抹布擦拭地面。

後來奶奶再也沒有煮過麵條給我吃，雞蛋上也不再有任何醬料，白白淨淨，濃厚的蛋臭陪我度過整個未上小學的童年。

時間在走，床底下的裂縫也日益擴大，螢光星星下的眼睛時不時地盯著我看，就算我跟他打過了許多架，卻也總是兩敗俱傷，他吞掉了我大部分的玩具——煽情來說是快樂來源，我唯一能做的是保護好自己。

我還記得小時候屍骨不剩的長頸鹿娃娃，到了現在還是很想念它，也在逐漸長大的同時疑惑，它怎麼不肯把我一直懼怕，而藏在枕頭縫隙的吉娃娃玩偶帶走。

同類相斥嗎？別人說很有靈性的大眼，兩個東西互相對視時會不會因此靈魂被彼此吸收再重造。

吉娃娃玩偶的大眼睛少了一顆，也許是在和大眼睛打架時被吃掉，總之在我發現時眼窩的部份已經黑黑髒髒的，原本奶奶想要在那邊縫一顆鈕扣，但我拒絕了。

我穿著一件有著小一名牌的制服，嶄新且朝氣，對著奶奶說：「不要。」

好不容易它再也看不見我了，這下它也跟床底下的眼睛有了區別，大眼睛能夠再把吉娃娃的另一隻大眼吃了嗎？

奶奶於是沒有為他縫上眼睛，將它整齊地和我剩餘的其他玩具放在床頭櫃上頭。每到夜晚我都恨不得看不見它，每天固定動作是將它調轉面壁；出門前塞在枕頭縫隙裡，避免吉娃娃玩偶欺負我其他娃娃朋友。

有一次我試著讓大眼睛把它弄不見，在晚上時推它下床頭，夜晚也陰暗，我看著它沿著邊緣滾落，輕輕地咚的一聲它消失了，暗自期待大眼睛會因為吉娃娃這個祭品感到開心。

可是隔天一早起來，我看見吉娃娃又回到床頭對著我微笑。

## 大眼睛

大約是大眼睛的口味特別，儘管從小我就不斷給大眼睛「餵食」——是的，我使用餵食這個詞彙——許多東西，吉娃娃玩偶不是個例，我曾經扔了零食包裝、書包、作業等，任何我抗拒懼怕與厭惡的東西。可是大眼睛似乎只肯吃定義中的無用之物，例如垃圾。而它不曾吃掉我的學生用品和奶奶的護身符。

我對大眼睛做了許多猜想，例如它深居在地球的另一端或是另一面，沿著裂縫偷窺我的生活，然後在夜晚的時候伸出它的觸手來吃掉我的東西。

而我猜測，大眼睛沒吃掉我是因為護身符保護了我。

\*

大眼睛長大了。

我在讀了小學三年級後驚覺到這件事，新的衣物跟寢具減緩不了我的恐懼，那時候是晚上九點，我第一次這麼晚還沒睡。媽媽久違地回家並給了奶奶紅包，也給我帶了一件嶄新的外套，我們一起吃了飯還看了電影，雖然感到十分幸福，可是焦糖味的爆米花太甜以至於我不斷咳嗽。

奶奶先去睡了，我也和媽媽說了晚安，難得回到家的媽媽頭髮跟眼睛都換了顏色，比黑色再淺上一點，皮膚也比記憶中白上許多。

躺在床上前，我把外套掛在我那張新的、有滾輪的椅子上，灰黑色薄外套被我不小心沒放好而掉落地面，隨後被大眼睛帶走，我聽見喀嚓喀嚓的拉鏈被咀嚼的聲音。

那是媽媽給我的。我忍住害怕的感覺，鼓起勇氣偷偷地往下看。只見大眼睛長出了嘴巴，一圈光影還有被吃到一半的外套映入眼簾。

房門門把旁邊就是電燈開關，床頭櫃的小夜燈還在發亮，只不過不曉得為什麼最近總是一閃一閃地，連帶著我看不清大眼睛的動向。我知道下了床就是大眼睛的地盤，它也許會把我當成食物帶到世界的另一邊，也許不會。

於是我把自己藏在被子裡，像是小時候的自己擁有從一數到千百位數的睡眠。

隔天早上醒來，大眼睛早就走了，還慷慨地吐還了我的外套，倒是拉鏈那邊無法拉上，我爬下床撿起外套，意外看見口袋中塞著鈔票，是藍色的兩張。奶奶教過我撿到錢要給大人處理，於是我把鈔票摺起來放在睡衣口袋，準備等等拿給大人。

奶奶還沒起床，媽媽還在家裡，她的洋裝穿得很好看，裙襬在地上，桌子旁邊壓著一截布料，耳朵上的吊飾鑲著亮片移動就會有叮咚的聲音，我把錢給她，卻得到一巴掌還有小偷等的怒罵。

具體說的是什麼我忘記了，但是那火辣辣的巴掌印讓我再也不敢面對她，我猜想也許是大眼睛搞的鬼，它不吃媽媽給的外套，卻吃掉媽媽的溫柔。

奶奶醒來了，我的膝蓋火辣辣地在疼，臉頰也是，她沒有說什麼，只是將目光轉向媽媽，而

## 大眼睛

被她注視的媽媽在滑著手機。

她將我扶起來，跪得太久使我有些乏力，媽媽在這個時候站起身，不等我或者奶奶說話就離開了家門。

奶奶說別怪媽媽也別恨爸爸，還給我倒了牛奶，以眼神示意我伸直腳，用她粗糙的手替我按摩紅腫的膝蓋。

可我也沒有想怪他們的意思，老師說媽媽這個年紀要好好保護，就像花朵缺少水分時會變得不漂亮，多對她露出一個大大的笑容，就能讓她變得善良漂亮。

我對奶奶這麼說，而她伸手抱了我。

上學是理所當然地遲到了，奶奶拿著電話對老師說媽媽要帶我出去玩，理由正確，但陪伴我出去玩的是奶奶。在遊樂園裡頭我跟奶奶不玩刺激的遊戲，雲霄飛車的尖叫聲就足以令人興奮，我給奶奶提袋子，她的大帽子讓我站在她旁邊也能遮陽。

出門前奶奶把袋子給我時，我看見大大的開口又黑又深，像是大眼睛他無底的黑洞，抗拒拿起它。可是奶奶在裡面放著她的專門播放佛經的機器，我彷彿聞到廟裡的檀香味，於是把袋子用捧的在胸口距離奶奶的護身符最進的位置，眼睛不去看它，在內心祈禱著大眼睛能夠離開。

奶奶的念佛機發出穩定的念誦聲，和緩不快，我喃喃開口跟著發出聲音，在禪聲下獲得寧靜。

平日的遊樂園中人煙稀少，也不是什麼適合畢旅的日子，奶奶又買了牛奶給我，告訴我多喝牛奶會長高，點了一份下午茶套餐，特別囑咐服務員不要在雞蛋上加上任何東西。

我訝異奶奶還記得這件事，而奶奶只是摸著我的頭，告訴我她一直一直都記得。

那天我們玩得很晚，主要也不是在玩遊樂設施，只是我記得我跟著奶奶一直走，聊著爸爸與媽媽，聽著奶奶說他們以前在一起發生的風雨，以及媽媽的廚藝非常好，曾經經營過小餐廳卻因為爸爸的反對而終止。

我問奶奶，那媽媽有煮過湯圓嗎？那種紅白的手搓湯圓，在滾水裡咕嘟咕嘟滾著，伴著胡椒還有蔥花在嘴裡滑嫩順口。

奶奶卻說沒有，媽媽從來不會煮湯圓。

後來又更長大了一點點，不大不小的國中。

媽媽在那之前偶爾會回家，沒有規律，通常是在我上學時回來，我透過奶奶得到她給我的零用錢，金額也不大，但通常能讓我用到她下次回來。

我也買了一台念佛機用來對抗大眼睛，每到夜晚我就打開它，聽著一聲一句的佛號進入夢鄉。

我已經不再像小時候那樣神經質地害怕床底下的大眼睛，也許不是不怕，只是它就在那裡，任憑我多麼地遠離它，但它就是在那裡。

大眼睛陪著我越長大胃口也越小，吃著我的東西吐還的又更多，但吐回來東西的也不是

## 大眼睛

照著它吃的順序那樣規律。

例如我在小學被吃掉的獎狀回來了，除了佈滿灰塵，邊角部分也皺巴巴的，除此以外我仍然一眼就能知道那是大眼睛還我的。出現在大眼睛眼角處，像是眼淚，門一開便能發現的位置。

那時候我剛背著書包回家，奶奶出門串門子，鑰匙塞在門口保暖拖鞋的夾層裡，還有奶奶娟秀的字條寫著鍋子中有紅豆湯。

我捧著碗進入房間，先把湯放在桌上就看見獎狀，再小心翼翼地用食指跟拇指拈起紙張，放在嘴邊輕輕吹掉比較輕的那些灰塵。

標楷體的第一名跟姓名三個字連在一起，我壓平皺摺的那些地方，像是檢查視力一樣放在遠處眯著眼睛欣賞一下。

接著打開專門放獎狀的資料本，翻了幾頁，找到一頁空白的頁面便隨手塞進去，闔上去時看到封面是一張我幼稚園時畫的，被評分高分的長頸鹿。

這種畫也只能在幼稚園那種地方拿到高分了，我自嘲笑了，長頸鹿頭上還戴著一頂俗氣的皇冠，上面寶石的部分是我小時候鍾愛的湯圓。

把那本塞滿榮譽的資料夾塞回書櫃夾層後，看見一旁的畫冊本後攤開，頁數剩餘不多，也就三四頁。

我看了一眼手錶確認還有時間夠我畫個插圖，這才坐在椅子上開始構圖骨架，四個骨頭人或坐或站在畫面裡，背景是天空還有雲。

俗氣到不行的一張圖。

我在五點時接到電話，鄰居說奶奶在傍晚時回來，讓我先煮好飯，這樣才能額外煮一碗稀飯讓奶奶吃。

奶奶到現在還是不肯讓我接觸瓦斯爐，說瓦斯爐的明火會折人壽，儘管我不曉得這個理由出現的莫名，但我還是聽話地從來不去碰。

六點了。

回家的卻不是奶奶，是好久不見的媽媽，當我打開門時感到一陣惶恐，媽媽沒有任何吃驚的表情，只是將她手中的烤雞與燙青菜淋肉臊給我，讓我找個盤子盛裝食物。

鄰居打電話給我，說奶奶會在他們那邊吃飯，要我端著稀飯去找奶奶，我用保溫盒裝了食物，到那邊告訴奶奶說媽媽回來了。

我知道鄰居他們一直對爸爸媽媽不甚友好，只告訴他們朋友來家裡，要趕回去招待，而他們不懷疑。

到了家裡媽媽還沒吃，飯鍋的飯一口未動，我再用蒸籠蒸了昨晚的剩菜才坐下來。

還沒把椅子坐熱，媽媽率先開口詢問我的近況，我只注意到她的眼睛旁的眼線又黑又深，襯得雙眼細長如絲，說不出的柔媚。

## 大眼睛

我含糊回答了幾句後媽媽便停止說話，氣氛僵硬又安靜，直到她把雞腿去骨後來給我，「多吃一點。」她說。

雞皮烤得酥脆，肉鮮嫩多汁，只不過太鹹了，我裝了水大口吞下，嗆得我差點無法呼吸。

我們開始閒聊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，例如今天的學校課程，還有催促彼此再吃一口飯，直到奶奶回到家。

奶奶說她吃過了，我則是端出醫生提醒要多吃的水果，奶奶則是笑瞇瞇地踏著慢慢的腳步，到客廳去配著佛法類型節目。

媽媽問我奶奶是否依然健康，看醫生需要幫忙嗎？爸爸有沒有回來，不管是金錢援助抑或是回家看看？

而我仔細思考了一會，發現爸爸似乎很久沒有回來了，奶奶也鮮少提起爸爸，連我去幫忙補奶奶的存摺時，存款簿上只有媽媽的痕跡。

後來媽媽要幫忙洗碗，我搶先穿起圍裙阻止她，然後催促她去洗澡，她才作罷。

但我正把碗盤排回架子上，聽見奶奶不經意地問我話，說媽媽怎麼在主臥室那邊哭，然後我才想起，我跟奶奶已經把主臥室當成儲藏室了，而且沒有告訴她。

我擦乾手，感到十分忐忑走到附近去看，門斜開著，一絲光透出來，再加上搖晃著的細長影子有些可怖。

開了門便看見媽媽坐在那裡，翻看著充滿灰塵的相簿。封面是當初全家一同寫上的名字，我的字跡醜得令人不忍直視。

我看見她的相簿停在我穿著尿布的那張相片。之所以認的出來，是因為我看見那隻我念念不忘的長頸鹿娃娃，褐色的、短短的鹿角被小時候的我咬在嘴裡。

「你小時候眼睛很大。」媽媽冷不防地開口，「明明也沒近視，眼睛卻越長越小，要不是你都讓我自己帶，我還以為你被掉包了。」

大概被大眼睛吃掉了吧，大眼睛那麼大的眼睛搞不好是吃了我的眼睛。我這麼想卻不敢開口。

晚上要睡覺前我打開夜燈，奶奶從她的房間抱出散發霉味的棉被，娘氣的粉色枕頭雖然極不符合媽媽的審美，但她臭著一張臉還是堅持入住，原本我們打算幫媽媽訂購一間旅店，至少在奔波後才能稍微舒適一些些。

但她不要，還念我們說未入社會不知賺錢困難，場面頓時尷尬不少，在沒有任何人出聲緩頰的時候媽媽轉身離去，總而言之她還是住下了。

換上睡衣後我趴在床上打開念佛機的開關，朗朗的佛號迴盪在房間裡，媽媽轉身問我為什麼要放這種音樂，抬起手示意我停止按掉開關的動作，我回答她說是因為習慣。

那天晚上我睡得安穩，儘管沒有佛號相伴，媽媽的呼吸聲可能抑制住了大眼睛它的動作，不再有窸窣的詭異聲響，也不再有任何奇怪的影子攀附牆面。

## 大眼睛

我隔天睡得晚，鬧鐘指向十一點，媽媽來去匆忙，她的行李箱已經不見了。

而我那本畫冊也失蹤了，我原先以為是媽媽帶走了，隨即發訊息問媽媽有沒有看見它，但她說沒有看過畫冊。

國中會考成績出來的那一天，奶奶特地煮了豐盛的一餐給我。

桌面上擺著酥甜的炸湯圓，還有一隻烤雞還有雞蛋與炒青菜，她還買了圍裙給我，碎花還有綠葉相互點綴，她說圍裙店裡的人都說這個好看。

我穿上圍裙，對奶奶笑問說我終於可以碰瓦斯爐了嗎？

她說，你如果要去外縣市讀美術學校可不能不學啊。

那天下午媽媽給我傳了訊息。首先問我的成績，再來問了志願排序，我感到有些緊張，深吸了一口氣後告訴她我想去外縣市讀書的消息。

她在那邊停頓很久，最後已讀不回。

隔天一早，奶奶帶我去文昌帝君那邊還願，除了當初胡謔說要給文昌的肯德基蛋塔，預定之外還準備了一顆西瓜。

奶奶跟廟裡的人員是多年老友，我把東西拜完後便把供品拿去清洗，而奶奶則是起身去找朋友聊天，要我先回家。

我先借用了廚房來洗供品的西瓜，簡單去殼去籽後再弄了一碟鹽，供他們食用時沾用，她們誇我貼心，奶奶更是驕傲地說我們寶貝就是用心，將來若死也無憾，總比我那沒路用的兒子強。

奶奶的朋友神色尷尬，我則不知為奶奶的哪句話為抱歉。是爸爸的失蹤還是她至今仍忽視媽媽也有辛苦的樣貌？

離開廟前我再回頭看了一眼佛像，神佛的眼睛細長，若不仔細看的話也只在臉頰上有微微地凹陷痕跡而已，可是我卻不知怎麼被祂的眼睛著迷，覺得自己可以長居在祂的眼裡，從此獲得永恆與安寧。

媽媽最近經常回家，我經常可以接到她的電話說今晚煮個飯，菜由她帶回來。今日也不例外，下午三點剛從廟宇到家就看見訊息，她說還買了奶奶所喜愛的豆腐乳跟醬菜，好似不太熟練地傳了系統贈送的擁抱貼圖。

可是一直到晚上奶奶都還沒回家，媽媽撥打她的手機顯示無人接聽，廟裡的工作人員也說了奶奶早就踏上回家的路，最後我們受不了了，各自騎上腳踏車與機車就出門尋找。

那是晚上八點，路燈忽明忽滅，儘管知道附近正在做修整工程還是害怕不已，路上的人煙稀少，問過附近店家都說沒有看見奶奶。

直到我接到媽媽的電話，她要我去叫一台計程車，給了我地址卻不跟我說地點。

計程車很快地來到，黃色外殼上有著不少灰黑色的刮痕，我猜想是歷經車禍過的慘況，但我心急如焚，沒有心情與司機閒聊。

目的地是醫院欸，司機說。



## 大眼睛

最壞的情況大抵是如此吧，我胡亂想著，隨後到了媽媽傳給我的訊息中指定的病房裡，而奶奶安靜的躺在病床上，手機也沒有損壞，單純只因為沒電所已關機，據送奶奶來的人說看見奶奶走在路上搖搖晃晃地很危險，這個時候她的意識還是清楚的。

只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她現在失去一是躺在床上，緊急聯絡人的爸爸找步道人，媽媽法律上沒有關係所以也無法通知，我的年紀太小，在奶奶意識清醒的時候她極力反對告知我。

「她還在等待爸爸吧。」媽媽突然開口：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。」

我轉頭看向窗戶，夜色無燈的情況下當風吹開窗簾，我看到的是大眼睛它從所未有的巨大雙眼。

離開醫院，上課放學，大眼睛一直跟著我，不只待在床下了，甚至還跟著我躲藏在我的影子裡，媽媽不知道透過什麼聯繫上到爸爸，他回來的時候還帶著一位清秀可愛的小女孩，他說那是我妹妹。

葬禮的時候媽媽一直哭，也幸好她沒有化妝，不然整張臉花花綠綠顯得可觀，爸爸手緊緊牽著新妹妹，不知是什麼緣故他從未讓我們有接觸。

葬禮後爸爸像是想起什麼，給了我一個塞滿現金的紅包袋，還有一盒價值昂貴的麥克筆，摸著我的頭要我好好念書，他說在奶奶的遺書看見的，關於我想去美術學校讀書這件事。

媽媽什麼也沒有表示，只是問了遲來的問題讓我難以招架，「你要跟著爸把還是我？」

我問了自己的心選擇了她。

爸爸有權得到奶奶那間我住了十來年的家，他說很抱歉但他的新家庭無法讓我有自己的房間，若我堅持住在那裡，必須跟我的弟弟或妹妹一起睡，另一個方案是也可以每個月給我足夠的錢在外縣市生活——這時候得慶幸媽媽沒有告訴他，她想讓我跟她生活這件事。

搬家那天天氣晴朗，媽媽陪我收拾行李，我努力在裡面塞進所有的衣服跟用品，而媽媽突然喚了我小時候的小名，在她的手中有一隻好久不見的長頸鹿娃娃，黃色的絨毛沾滿灰塵。

大眼睛還是存在，在我踏上跟著媽媽回家的旅程中我發現了它，只不過外型扭曲，不像我原本的認識它時的樣子。

但到了新家，大眼睛好像又不存在了，衣物玩具無一沒有不見，連各種雜亂的垃圾作業本都不屑食用，只有媽媽在家時它才會再出現，而我很少看見它。